



《嘿，女生！》

演出場地 | 台北啤酒工場347成品倉庫台北市八德路二段85號

2010/08/5-7 (四-六) 19 : 45

2010/08/7-8 (六-日) 14 : 45

第十二屆
臺北藝術節
Taipei Arts Festival
2010.8.3-9.12

導演、劇本創作、舞台及服裝設計 | 羅密歐·卡士鐵路奇

演出 | 席爾薇雅·寇斯塔·娜塔莉·桑伽絲

音樂創作 | 史考特·吉本斯

多媒體製作 | 史迪芬·杜韋

音響技術 | 瑟吉歐·史卡拉特亞

燈光技術 | 賈寇莫·果里尼

雕塑 | 布拉斯迪卡·伊斯特文·齊馬曼

製作助理 | 猶金尼諾·雷斯塔

行政管理 | 姬爾韋·畢雅悉尼·寇瑟塔·尼可利尼

宣傳 | 貝內德塔·布利葛黎雅

行政 | 艾莉莎·布魯諾·密可拉·美爾諦

行政顧問 | 馬斯米利安諾·寇利

劇照攝影 | Francesco Raffaelli

製作 |

義大利·拉斐爾藝術合作社 (Societas Raffaello Sanzio, Italy)

Odeon Théâtre de l'Europe with Festival

d'Automne/Paris

steirischer herbst/Graz

Le-Maillon Théâtre/Strasbourg

de Singel /Antwerpen

Productiehuis Rotterdam (Rotterdamse Schouwburg)

Cankarjev dom Ljubljana

Trafò House of Contemporary Arts/Budapest



導演筆記

/羅密歐·卡士鐵路奇

這部作品的名稱閃進我腦中，是有一天在我的家鄉，我正在十字路口等過馬路，我看著一群女孩子在巴士站等車。她們的背包沉甸甸的，臉上都畫了妝。每個人都在等自己的巴士。四周的空間包圍著她們。她們沒有互相聊天；沒有互看對方。

綠燈亮起——就在這時刻——這部戲名閃進我腦中。從那刻起，我只做一件事，就是一直跟著這二個字。我等待。我繼續等待。我不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事，但我想跟人心的描繪有關。

有人睡醒、站起來，準備好要出門。他們出門。故事結束。

這可能持續一天，或者一年，就像月曆。

演出介紹

全長七十分鐘的演出，由二位主要演員詮釋四十多個角色，與導演卡士鐵路奇過去的演出規模相較，《嘿，女生！》呈現的形式顯得精簡。戲一開始，導演就以憾人的畫面緊扣住觀眾的注意，年輕女演員席兒薇亞·柯斯塔裸露身軀，從一堆粉膚色的原形黏土中冒出，之後一個個角色被變換出現。全劇幾乎沒有語言，大量的抽象意念，充塞在導演架構的劇場空間裡，女性不安的內在在世界，能量與壓抑的自覺，被一一解露。

在本劇中，卡士鐵路奇試圖新的嘗試，他運用連續的視覺動作建構出一組不同的女性符號，並且藉著時間與空間的場景轉動，穿梭進出年輕女性的心靈，她在瞬間變換情緒，一會兒享受歡愉、喜悅，一會兒被想像投射的可怕男性暴力威脅、侵犯。

卡士鐵路奇同時認為視覺藝術與戲劇的關係並不存在，他的劇場不是用來敘事，也非用來詮釋概念，戲劇所呈現的意象不是來自別處，而是在劇場本身，它即時發生，稍縱即逝，在我們給予的框架下自然成形。它的形式經由時間消逝和問題的複雜化，被逐漸的擴大，時間在劇場變成黏土，可以被修飾，因為戲劇不只用來反映最初，且會不停的連續編造需求。

嘿，女生！

/尼可拉斯·瑞道特(倫敦瑪莉皇后大學戲劇系系主任)

《嘿，女生！》把手勢當作語言用。許多語言，要在手、眼協助下，才能有效發揮功能。也許是個點頭、挑眉或用手指向某處。「嘿，女生。」一種簡潔的打招呼法，一個相認的時刻。或許，說得更強烈一點，是一種召喚。「Hey Girl。」如果一連說好幾次，義大利口音聽起來，像在那位著名哲學家的名字：黑格爾。

我們也許想將劇場活動視為一種手勢考古學；劇場本身則是手勢被檢索、複製、公開展示的資料庫。這樣想，不是沒有危險。檢索與複製原是重建過去的歷史經驗，但，極有可能地，這種重建，出現與歷史經驗無關時，會受到重視：創造非依附歷史存在的手勢，而是創造神喻命定的姿態。你無論如何都將會一直聽到聲音、會與英國戰鬥、在火刑場殉難，不是嗎，貞德？

這也可能發生在我們的身邊女生身上嗎？她的命運，躺在撩撥髮絲之際，還是在腰間塞T恤的時候？或者是在她的網路社群個人簡介？這些青春顫動與痙攣的力量，會不會跟神祕地奪取一把劍，或是對命中注定的愛情奉獻，一樣的強大？貞德？茱麗葉？

畢竟，劇場是個一晚接著一晚、不斷重製手勢的地方——開始是故意的，馬上就變成幾乎無意識的——這地方塑造一個透過身體，讓另一個人現身的心理學作品。所以，我們傾於認為，所有這些舞台演出的完美動作及表達，只是強化我們平日的動作，然後讓我們進入所創造的真實世界。劇場模仿我們不變的自我模仿，直到我們剛好對他人失望而停止。

因為我們正襟危坐，看著這些手勢的產生，我們無法避免地認為這些手勢都是為我們而做。他們只為我們而做；他們回應了我們認知、呼叫與召喚的手勢。「嘿，女生」：我們說，揮揮手，然後看著。看著當我們作主時，會發生什麼事。現在，劇場不再只是關於這女生和她的手勢，而是關於不論我們的手勢是什麼，是「你作主」造就她這個樣子。

羅密歐·卡士鐵路奇總是說：長久以來，觀眾是劇場的 centre。譬如在《無盡的繁衍悲劇》中「倫敦」這一篇，一位女子出現在舞台上，名叫「你自己」。在《嘿，女生！》中，你似乎從舞台移回了觀眾席，這裡才是屬於你的地方，但整部作品還是關於你。嘿，女生。

導演羅密歐·卡士鐵路奇(Romeo Castellucci)
與拉斐爾藝術合作社(Societas Raffaello Sanzio)



在義大利波隆納美術學院研習「造型藝術」之後，羅密歐·卡士鐵路奇在1981年與劇作家姬雅拉·瑰蒂 (Chiara Guidi)、作家克勞蒂亞·卡斯特路奇 (Claudia Castellucci) 於切西納 Cesena (義大利東北部 Emilia-Romagna 省) 成立「拉斐爾藝術合作社」 (Societas Raffaello Sanzio)。劇團的基地是 Comandini 劇院，前身其實是一個鐵工廠，專以呈現實驗性作品。羅密歐於此，發展了原創性的舞台藝術，將所有的藝術表現手法 (戲劇、音樂、美術、歌劇以及機械與影像) 結合，期望能影響觀眾的感官。每一部作品的創作概念，以新科技及最成熟手法的劇場技術，細緻地流動串連於其中。每個演出，重點是鍛鍊出一種新的「舞台語言」，藉由身體的能量、充滿活力及具像的材料、動作、閃光、聲音和視覺原素等，在舞台上創造出觀眾眼中有意義的真相。

羅密歐喜歡在作品中與小孩子一起工作，也為小孩子創作。譬如說格林兄弟故事《漢斯與葛蕾蒂》、《拇指小英雄 *Buchettino*》。在1990年中期，拉斐爾藝術合作社的作品開始被重視，特別是《哈姆雷特》及以希臘悲劇《奧瑞斯提亞》創作的「有機喜劇」。他的作品有時會劃分群眾，迫使大家將認同感變成一種停留為觀賞感官印記的經驗。羅密歐接受這種矛盾感，同時也不遲疑的面對觀眾。他開始成為亞維儂藝術節的常客，開始大放異彩。第一部在亞維儂呈現的作品為1998年改編自莎士比亞的《基里歐·凱薩 *Giulio Cesare*》。1999帶著改編自塞利納的《茫茫黑夜漫遊 *Journey to the End of Night by Céline*》返回亞維儂，成為當年藝術節開幕演出；接著在

2000年則是以《創世紀》，征服亞維儂。

2001年時，羅密歐及拉斐爾藝術合作社開始了龐大巨作《無盡繁衍的悲劇》。由於他對待文本的途徑，是以質疑文本的基本體，也就是從質疑喚起劇場本質這個問題為重點。他這一系列質疑的長途旅程，以他曾拜訪過的歐洲主要大城市，並以其作為創作的主角與對象，而創造了這部極具爭議與批判的《無盡繁衍的悲劇 *Tragedia Endogonidia*》。這部作品共有11部篇章，2002年從切西納出發，旅途包括了亞維儂、柏林、布魯塞爾、柏根 (挪威)、巴黎、羅馬、史特拉斯堡、倫敦、馬賽與終點切西納。歷經四年的這部苦難抒情詩，充滿著活力的身體能量，觀眾藉由某種程度的暴力，以及我們當下世界的動作、節奏、色彩與聲音感受。

這部歐洲史詩劇作之後，2007年帶了一部2006於巴黎首演的作品《嘿女生！*Hey Girl!*》返回亞維儂。這部作品被視為新的劇場探索，帶領觀眾通過緩慢曲折的寓言，將「形式問題」不斷地拋在舞台中央。一句簡單的喊聲《嘿女生！*Hey Girl!*》提供了表演的基本構造，就像是一個充滿了謎團的作品，而觀眾可在觀賞之後，閒暇之餘，再慢慢去解謎。每一個圖像，搭配絕佳的音響與視覺效果，微微地發展與變化。

2008年，羅密歐為該年亞維儂藝術節的協同藝術家，帶來了改編自但丁的《神曲》 (*La Divine Comédie*)，震撼了世界舞台。

本篇節錄自亞維儂藝術節官網

<http://www.festival-avignon.com/en/Archive/Artist/2008/8>

